

# 撒種 也撒下希望

文：Ada Yeung

十多年沒有踏足深圳了！拖著數件舊衣服和買了一點文具來到羅湖，參加培幼行動的廣西助學團。滿以行李越少越好，卻見數位團友和多位幹事大包小包的；心想：五天旅程，幹嗎帶這麼多行李？沒想到這些看來礙手礙腳的東西，原來都是各人特別為受資助學童而準備的物資。每件行李都是沉澱澱的，因為載滿的都是愛。

## 身在福中可知福？

旅程每天，我們都會到訪不同的學校，與合資格的受助學童面談。一方面協助會方核對他們所申報的資料，確保資源用得其所；另一方面亦實地了解當地孩子的生活和學習情況，並同時派發一點罐頭、文具、糖果、零食或舊衣服等。

眼前是一位初中的孩子，他將填好的表格交給我，禮貌地說了聲：「阿姨你好！」我心裡暗道：「我總算是個有朝氣、有幹勁的年青人，幹嗎叫我阿姨？唉！算了吧，反正他們叫男義工叔叔，稱呼我們阿姨也算是對等。」

我看看表格，要填報的資料可不少—住屋用甚麼材料建造？木、磚、瓦片、水泥？若家有田地，種植甚麼作物？飼養甚麼禽畜？

小孩子有點害羞，我打開話匣子說：「同學，放學回家後幹甚麼？」

「有時候去放牛，有時候去餵豬。」他說。

「原來農村孩子的課餘活動是這麼有趣的！放牛、餵豬，總比打機和看電視有建設性得多！」我想。

又來了另一個男孩子，頭髮有點膩，皮膚黝黑，腳踏一雙綑了黃泥的小涼鞋，頭低得很低。為求營造輕鬆的氣氛，我隨即咧嘴而笑，且胸有成竹的問道：「小弟弟，放學後去放牛嗎？」

「阿姨，我家沒有牛，要向別人借。一般放學後，我會幫媽媽做飯。」孩子回答說。

原來在農村，不一定家家戶戶都有牛。

這趟來面談的是一個小女孩。

「同學，你好！下課後用不用幫媽媽做飯或掃地？」我問。

「我媽媽已經不在，我跟爸爸、奶奶、姐姐和妹妹住在一起，有時候會幫姐姐煮飯。」小妹說來兩眼通紅，我立刻轉換話題。

原來小女孩來自單親家庭，正是幹事口中所說的「單孤」；父母雙亡的小孤兒則稱為「雙孤」，兩者都是教育基金優先助學的。

人，總要在有對比的情況下，才會醒覺何謂身在福中不知福。當我們久處同一環境，每天均依遁著同一軌道作息—休息、工作、再工作，人，不是過份安於現狀至有點麻木，就是諸

多不滿—怨樣子不夠酷，個子不夠高；怨功課測驗多，成績不能好；怨工作沒前途，人工不夠高……在貧困的地方，當溫飽都成爲燃眉的問題時，其他問題都驟然變得微不足道。

生活逼人，山區的孩子放學後不能琴、棋、書、畫，而是放牛、餵豬；難得的是，生活雖苦，卻不減他們的學習熱誠，而且令他們更珍惜能接受教育的機會。「能多讀一年，就是一年。」一位有志成爲村長，帶領鄉民走出貧窮的高中生嘆道。

或許，環境塑造了人的個性，生活熬人，卻能孕育出一批堅強、能吃苦，且「少而更事」的孩子。他們那積極的生活態度，難免叫人反問自己—身在福中可知福？

## 施與受的啓迪

能夠幫助別人，本身就是一種福氣。參與了派送物資的工作數天，在施與受之間，我有了新的體會。

一天我們兵分兩路，部份義工留在鄉鎮的數間學校驗收桌椅及派發物資，而我們則乘坐吉普車到極爲偏僻的多奎小學驗收校舍。由於很少有外人到訪，許多好奇的村民或蹲在地上或站於路邊，留意著我們的一舉一動。有義工叫我拿一點小蛋糕派予村民，平日膽子不少的我竟然躊躇起來：「我不想出去，我覺得自己好像在配給一樣，害怕人家會有被施捨的感覺，很不自然。」同行義工 Ellen 鼓勵說：「你邊吃邊問人家吃不吃，便不會有這樣的感覺。」在旁的 Din Din 也有點摸不著頭腦，說：「這是分享！誰說是施捨？」我鼓起勇氣，立即拿了一個小蛋糕往口裡送(我可是一點也不嗜甜的呢!)，然後嘻皮笑臉地拿著一袋小蛋糕，邊吃邊問村民吃不吃；場面是出奇的溫馨，分享又是那麼暖人心窩。

人都是平等的，我們因爲較幸運，才可以站在「助人」的角度。也許，隨意的「施予」還是真心的「分享」，全在乎自己的想法!是我想得太多了……

## 物輕情意重

可能有人認爲，農村生活儉樸清苦，首要的工作是改善生活條件，先要穿得暖、吃得飽，再談別的。所以義工到廣西扶學，應該帶一些實用的物資送給孩子；善款更是越多越好。某程度上，這說法沒錯。然而，助人可以有另一個層次。

一位心細如塵的資深女義工，特地爲一些女生準備了許多精緻的髮夾，而另一位已爲人父的培幼幹事，則不辭勞苦，帶了數十個趣致可愛的布娃娃，送贈四、五歲的小朋友。看見女孩子對髮夾珍而重之的神情，甜美而滿足的笑容；看見小孩子緊緊抱著小熊，眼睛發亮的一刻，我頓然覺得，雖然髮夾和玩具都不能餬口，卻爲孩子的心靈帶來無限慰藉。

誰都知道女孩子愛美、小孩子愛玩具，而我們都不會吝嗇爲自己買一個髮夾，或者爲兒女買一兩個布娃娃，甚至付出更多；但能夠爲別人，特別是一些素未謀面的人，送上如此別具心思的禮物，背後的一分心意、關愛和濃情，才最觸動人心。

愛，有著無窮的魅力。愛能燃點愛，燃亮人心；被愛的人都較能以愛相傳。一個笑臉，一聲問候，或許已重燃了別人對生命的盼望。我很欣賞同行的義工和幹事，我們來自不同的界別，思想和價值觀都不盡相同，卻都抱著盡己之力，令更多山區孩子可以接受教育的信念，群策群力，迸發萬丈光芒……我們在廣西撒種，也撒下了希望。